

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志六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  
 盈居冲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  
 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  
 高鶻依龍鳳以竦迹覘鉛鋒於香餌之中寤  
 覆車平末勅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  
 何之鈞縉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觀堅冰於  
 未霜徒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珥楫於衝  
 風之前瞻九楮而深沈望寥蔚而曾逝不託  
 巢於善若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  
 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恣  
 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萬芥其純粹  
 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  
 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  
 者不賞校免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  
 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  
 術觀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  
 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  
 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

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  
 將來之惑方之陳實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  
 謀大或輕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眾非或  
 盡忠許於兼會或唱高筭而受屍錯之禍或  
 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踟高躋厚猶不  
 免馬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  
 子長重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  
 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  
 天下黜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唇辱以及之  
 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  
 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  
 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  
 術萬末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  
 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諛諂其不  
 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矧繳紛紜則驚雞徊  
 翻坑穿瓦璞則麟虛歛跡情不可極慾不可  
 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進慾為謀者猶宜使  
 志況自為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  
 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  
 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

邇人張章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志退，斯之以乎？夫筌奔而止者，鈔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所擊不輟者，鈇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馬當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馬智者，料事於俯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基之際，議治義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曲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紫煎，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水，身如居陸，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為一豈有斯患乎？

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水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端，日中則具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

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鼻騰膏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期翔兕虎之墜，碎而為鑿，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于紀不慮，讎讎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跡者，不之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未惟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艷容繁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淶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醪醕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淺潛，采羽頡頏，飛繳隨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玲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尉，麈尾翫金，口嚼獻戈，甲確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平，屬車窮遊觀之娛，極收漁之權，聖明之譽，滿耳而入

詭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歲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有謝青威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帶，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平政沉問，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玃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聞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來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覆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鍊峻極，概雲霄，充足因表，塗以

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  
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佐發春而表豐樓鴻  
待衝颯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驟不登庸  
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直賴平仲以  
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雄爲生由勝之之談  
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榮之孔明公瑾  
貢虎賁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  
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  
士也必附已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使  
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  
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眾口故  
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  
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  
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  
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  
之鈞黜陟波已寢貶由口者歎哉免乎斯累  
也又況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實忌勝已  
忽寒素者乎悲夫逸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  
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頰於藪澤或立朝  
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

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  
用不騁於一世動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  
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  
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  
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  
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禁  
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與永歎於川  
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  
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女怕先生者齒在志學固  
已窮覽六略旁綜河雒書競羲和之末景夕  
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  
測以儒道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  
不望塵而銜辭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  
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  
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  
敗之戒思金人三城之義括鋒穎而如韜韜  
脩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  
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

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鐘不鳴則不異於積  
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怕先生吞  
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  
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  
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  
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  
九不速速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金之剛  
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  
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  
能止將有一失之疏觀憑河者數溺於水好  
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  
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無樞機之辱淺近  
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  
言論廣脩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  
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  
學或與聞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  
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  
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  
哉徒口枯氣乏椎抗抵掌斤斧缺壞而弊即  
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



魏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啟磨末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

志七

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洪襲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鄉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天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此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為讓

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兵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任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乘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成過壇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脫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王郎中